

# 「 藝思藝語 」 书写灵魂的安顿之旅

■文化学者 冯达璇

《我心安处是丽江》这个书名取自苏轼的名句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冯镜明先生(笔名“马修”)与丽江之间的深厚情感纽带。通过七次探访和数十年的思考，冯镜明先生在丽江找到了心灵的安顿之所，并通过精湛的文字将这种体验传达给读者。

当我们谈论丽江时，我们在谈论什么？是四方街的喧嚣繁华，是玉龙雪山的巍峨壮丽，还是小桥流水的恬静诗意？在《我心安处是丽江》中，我看到了一个超越寻常旅游叙事的丽江，一个承载着历史厚重、人文温度与生命思考的丽江。

## 不止于记录： 媒体人的执着与深情

作为资深媒体人，作者对丽江的书写并非偶然的灵感触发，而是长达数十年的执着追寻。从1996年丽江大地震后作为特遣记者第一时间抵达灾区，到后来多次奔赴丽江进行回访和采风，他七赴丽江的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坚守与热爱的故事——一位新闻人执着行走，在丽江的柔软时光里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。

与那些浮光掠影的旅行作家不同，作者对丽江的探索带着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敏锐和作家的深沉思考。他的老朋友评价他“并非副刊记者，却对写作和文学有一种执着的关注和热情”。这种对文字的热忱在《我心安处是丽江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，其文字“娴熟精准、徐疾有致地书写着他对丽江的历史、文化、人和物的热爱”。

## 历史与现实交织： 古城的多维画卷

《我心安处是丽江》在结构上分为两辑，第一辑10篇文章，第二辑27篇文章，

从不同角度呈现了丽江的多维面貌。冯镜明先生不仅关注丽江的当下，更追溯其悠久的历史脉络。他追随忽必烈、徐霞客的脚步，参照美籍奥地利人洛克和俄国人顾彼得的指引，深入了解并写下了那些不为人知的史迹与传说。

书中对纳西古乐的宣科和泸沽湖之恋里的大狼等人物的描写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通过这些鲜活的人物故事，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东巴文化、纳西古乐、摩梭男女的随性至性，呈现了“万物归元，天地合一”的生活哲学。

## 灾难与重生： 从地震到文化坚守

作者第一次到丽江是在1996年大地震之后，这种始于灾难的相遇赋予了他的丽江书写特殊深度。他不仅看到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创伤，更感受到了丽江人坚强不屈的抗灾精神。

这种从灾难到重生的叙述线索，使《我心安处是丽江》不仅仅是对一个古城的赞美，更是对生命韧性和文化传承的致敬。冯镜明先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，向我们展示了丽江如何从灾难中重生，如何保持其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又拥抱时代的变化。

## 文学精神的归宿： 为什么是丽江？

在众多城市中，为什么作者独独对丽江情有独钟？或许是因为“丽江的静水深流，是每一个心怀文学梦想的人的一个归宿”。丽江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：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找到一方宁静，让心灵得到栖息和滋养。

作者自己也曾说过，他要写一本关于丽江的书，因为对于丽江，他有“不一样的感情”。这种感情不仅源于丽江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，更源于丽江所能提供的精神上的安顿和心灵上的共鸣。



马镜明

笔名:马修,资深媒体人;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。曾出版《金融风景线》(1998年)《美国镜像》(2005年)《我与世界相遇》(2013年)等专著。

《我心安处是丽江》  
马镜明,著,广州出版社

## 书写的意义： 坚守文字价值

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有的文化人也变得“懒语”了：“能不说说的话，尽量不说；能用嘴说的，就不动笔。”人们对“书写”在当下的意义产生了深深的动摇：既然人生都是虚妄的，用文字去记录个体存在的痕迹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但作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应了这种困惑。他曾表示：“唯有文字，庄严地宣告生命曾经存在。”这种对书写意义的坚守，使他的作品超越了简单的游记范畴，成为一种生命存在的证明。

作者对丽江的感情如此深厚，以至于友人感叹：“黑龙潭水深千尺，不及马修丽江情。”他对书写意义的坚守，他对文字价值的确信，在当下显得尤为珍贵。这本书最打动人地方正在于其洋溢在全书中的真情实感。它本身就是一个宣言：无论时代如何变化，真诚的文字永远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## 超越旅游攻略： 深入灵魂的丽江书写

《我心安处是丽江》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指南或景点介绍。这本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超越了实用性的旅游指南，提供了更加深刻的关于生活、文化、历史和生命意义的思考。它邀请读者不是简单地去丽江旅游，而是像作者一样，用心去感受丽江，理解丽江，从而在灵魂的江湖中照见自己。

这本书不仅是对一座古城的深情告白，也是对生活意义的深刻探索。它告诉我们：真正的归宿不是某个具体的地方，而是能够让我们心灵安顿的状态。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只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世界的探索精神，就能找到自己的“丽江”。

在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，《我心安处是丽江》这样的书籍显得尤为珍贵。它提醒我们慢下来，用心去感受一个地方，深度体验一种文化，真诚地记录自己的思考和感受。这或许就是冯镜明先生和他的丽江之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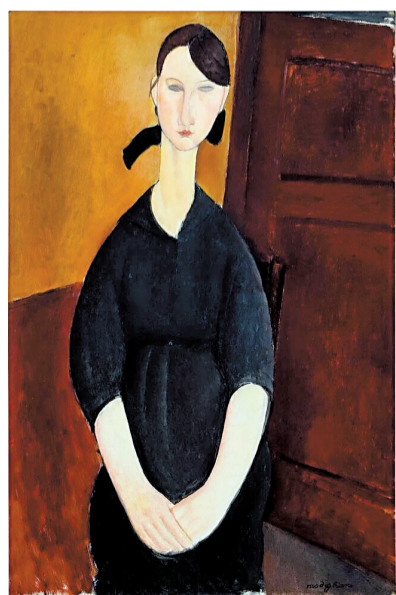
# 「 敲鐘欽欽 」 艺术品收藏切忌以“保值”为前提

■资深媒体人 梁志钦

收藏艺术品首先考虑的到底是“保值”还是“钟爱”？随着越来越多民营美术馆关停，对艺术品收藏话题也随之引起了讨论，难道“钟爱”只是情怀吗？而“保值”才是现实？为此，行业有不少人争论不休。

笔者认为，假如将“保值”作为艺术品收藏的前提，这无疑陷入了一个认知误区：混淆了艺术品的“价格”与“价值”，误将不稳定的市场交易数字，当作了艺术品的固有属性。艺术品收藏的本质是审美判断与精神共鸣，而保值所依赖的市场价格，实际上只是社会共识、资本偏好与时代审美交织的临时结果。

从艺术品价值与价格的关系来看，二者的逻辑起点完全不同，这决定了“保值”不具备成为前提的基础。我们先看艺术品的价值，它是内生的、稳定的，它源于艺术家对时代精神的捕捉、对艺术语言的突破，以及作品自身承载的文化意义。而艺术品的价格是外生的、浮动的，它更像是一种“社会共识的临时标价”，受资本炒作、市场情绪甚至偶然事件影响极大。若以保值为前提，收藏者实际追逐的是虚幻的价格泡沫，而非艺术品真正的价值内核。



■莫迪里阿尼《肖像》，据公开资料显示，该作于2015年，以约合3.34亿港元成交，2023年再次上拍，最终以2.35亿港元落锤，时隔八年，前后价格落差近一亿元。

进一步看，艺术品价格的本质特性，决定了“保值”是一个不可控的伪命题。与股票、固定资产等可实行市场标准的买卖不同，艺术品价格具有非标准化与主观性两大核心特性，前者意味

着每一件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统一的价值评估标准，同类风格不同艺术家，作品价格可以天渊之别，同一艺术家的不同风格或题材，价格也差距甚大，无法用统一标尺衡量；后者则意味着价格很大程度上由“少数人”决定，例如画廊、拍卖行、收藏家的审美偏好，能直接影响某类作品的市场价格。更关键的是，艺术品价格还具有周期性滞后性，一件作品的市场价值往往需要数十年才能被验证，如梵高、黄宾虹、林风眠等艺术家的作品，在他们生前并未受高度认可，而去世后却被极力追捧。因而，如果收藏入门以“即时保值”为前提，要么被短期市场热点裹挟，要么陷入“等待验证”的无尽焦虑，最终很难实现预期目标。

从社会经济体量的角度分析，艺术品市场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属于“小众市场”，据《艺术收藏网》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艺术品市场规模600多亿元。整个行业的产值不及一家上市公司，由此可见，其价格稳定性远低于核心资产，单件艺术品价格被左右的因素多不胜数，这进一步削弱了“保值”前提的可行性。当社会经济体量增长时，资本会涌入艺术品市场推高价格，但这种增长具有极强的选择性——并非所有艺术品都会升值，只有符合资本审美或具备话题性的作品

才能受益；而当经济下行时，艺术品市场又会因“非刚需”属性首当其冲遭受冲击，例如某收藏家在2015年前后花3.3亿元买下的艺术品，在2023年却只卖出了2.35亿元的价格，亏了近亿元。

更重要的是，社会经济体量的增长会催生新的审美趋势，过去被视为“保值”的艺术品，可能在新一代藏家崛起后却被冷落，而曾经小众的艺术品类，可能因新的浪潮成为市场新宠。在这样的动态变化中，以“保值”为前提的收藏，本质上是对市场趋势的盲目预判。

归根结底，艺术品收藏的核心驱动力应是主观性的审美偏好，而非客观性的保值诉求。当收藏者因“钟爱”而选择一件作品时，他们收获的是确定的精神价值——每次欣赏时的愉悦、与作品产生的情感联结，这些价值不会因市场波动而消失。相反，若以保值为前提，收藏者便会陷入“价格焦虑”，既无法享受艺术本身的美好，又要承担市场波动的风险。艺术史早已证明，那些真正能穿越周期、实现“长期保值”的作品，最初往往源于收藏者纯粹的审美选择，而非功利的保值考量。将保值作为收藏前提，不仅违背了艺术收藏的本质，更可能让收藏者在市场的迷途中，错失真正有价值的艺术体验。